

龙神将◎著
Prince of Desert
匈奴帝国秘史

沙漠王子

SHA
MO
WANG
ZI

沙漠王子

long shen jiang
龙神将
著
waka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沙漠王子 / 龙神将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104-1001-7

I. ①沙…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0206号

沙漠王子

作 者: 龙神将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陈微微

内版设计: 郑 云 马与桐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3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001-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沙漠王子

龙神将
著

随着时光流逝，
匈奴这个民族
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不过匈奴人没有消亡，
他们与汉人
彻底融合在一起，
成为今日中国人的祖先。

你与我的血管中
都流着匈奴人的血。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0

序章 海东青

PAGE 001



在世間只有海东青能飛得最高，它們臨終的時候會飛回長生天那里，把人間的信息一併帶去。

Chapter 01

第一章 出塞曲

PAGE 019



龍庭川，天壇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雪茫茫，淒苦何處覓家鄉？

Chapter 02

第二章 長安夜色

PAGE 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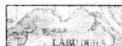


長樂宮籠罩在一團團桃花當中，微風掠過時整座宮殿就像燃燒着的粉白色火焰。

Chapter 03

第三章 血色桃花

PAGE 071



陽已經落下，一株株粉白色的桃花在黑暗來臨前的昏黃色中吐露陣陣杀气。

Chapter 04

第四章 焚心野風

PAGE 093



遠遠的山洞中傳來狼群的呼号，不一會鄰近的山崗上也冒出一對狼來對月而嘯。

Chapter 05

第五章 傷逝

PAGE 121



當一切化為烏有的時候，她的靈魂忍不住哭泣着說：“左塵，我好怕！”

Chapter 06

第六章 沙漠王子

PAGE 149



无边无际的天空中洒下万道金光，这是荡尽黑暗与邪恶的光芒之剑。



在
世
间
只
有
海
东
青
能
飞
得
最
高
，



SHA MO WANG ZI

沙漠王子

龙神将 著



chapter



海 东 青

HAI DONG QING



临
终
时
飞
回
长
生
天
，
把
人
间
的
信
息
带
去
。

白首黑爪的海东青是生长在极北苦寒之地的大雕，通常身長二尺有余，双翅展开足有丈许。海东青在空中可擒杀天鹅，在地面可啄死野狼。其力之大，如千钧击石；其速之快，如闪电雷鸣。这种名贵的大雕历来都是帝王狩猎时的首选猎鹰，虽然草原也能见到，但要说出产最多的地方还属北海。

北海位于极北水草丰美之地，海东青、苍狼与白鹿在此纵横驰骋。这里远离关山明月，更无田亩阡陌，千里之内荒无人烟。这片浩瀚的大海极其辽阔，至冬日冰坚之时，快马奔驰八日方可从北海的这头跑到那头。其中苍茫北海与瀚海沙漠之间方圆千里之地被称为龙庭，历来只有直属匈奴王族的屠各部落才能居住于此。

匈奴人身材粗壮，又大又圆的脸上长着浓眉杏眼、高高的颧骨和宽大的鼻子，由于多食乳酪，颧骨下面普遍有两团暗红的油光。匈奴男人喜欢只在左耳上戴一只耳环，只在头顶上留一束发辫，其余头发统统剃光。他们头戴旱獭或兔皮帽，身穿窄袖的宽松皮袍皮裤，连鞋子也是皮制的。匈奴人在学会走路之前便先学会了骑马，他们可以在马上行路、打仗、吃饭和睡觉。他们还是天生的神箭手，使用短弓在百步之内百发百中。

这些游牧的蛮族人组成各个部落，各个部落又组成了威震天下的匈奴帝国。匈奴帝国占据了数万里的疆域，他们占领了从西域直到西伯利亚的所有土地，只有一个国家除外——那就是大汉帝国！

虽然自汉朝开国伊始便对匈奴采取和亲的绥靖政策，但是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冲突却没有停息过。开始时匈奴把中原视作谷仓，一到秋凉马肥时便南下抢掠。直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出塞大破匈奴，才让匈奴人暂时老实下来。在其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汉朝与匈奴保持了时断时续的和平。当前的老单于先贤掸奉行与汉和睦的政策，草原上已有二十多年未起刀兵了。

秋风萧瑟，马蹄踏破枯草。一匹火红的骏马驮着父子二人一路飞奔，如流动的火焰般冲上草原上的土山——天坛，抵达山顶之际骑手一勒马，骏马前腿立起发出了响亮的嘶鸣声，北海风光尽收眼底。

父亲问儿子：“伊屠牙，怎么样？”

儿子兴奋地说道：“太棒啦，父王。我很喜欢这匹汗血宝马，骑着它能追得上风！”

对话的二人是左贤王呼韩邪和他九岁的儿子伊屠牙，身材高大的呼韩邪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他是休屠部的首领，也是匈奴贵族中知名的亲汉派，曾代表单于去长安朝拜过汉朝皇帝。呼韩邪会说流利的汉语，还娶了汉朝的长清公主为妻生下伊屠牙，以至于匈奴人背地里都叫他假汉人。

此时，年迈的先贤掸召集匈奴各部首领至龙庭商讨继承人问题。自单于以下的匈奴大小王汇聚于此，从山顶望下去，山下的帐篷帷幕从山脚一直连绵到地平线上，在地平线的尽头那抹隐约可见的蓝色便是北海了。营帐中最大最圆的便是单于的大帐，一根装饰着九张狼皮的大旆威风凛凛地立在大帐门口。一些高明的骑手穿行于营帐之间，犹如在天空中翱翔的大雕那般矫健。

空中传来几声响亮的鸣叫，伊屠牙抬头望着天空，他看到几只海东青在盘旋争斗。他问父亲说：“咱们在这天坛上说的话真能让长生天听到吗？”

呼韩邪微微一笑道：“按说要在天坛山上举行祭天仪式才行，不过听说英雄



说的话是可以让长生天听见的。”

伊屠牙兴奋地在父亲怀里扭来扭去，他大声嚷嚷着：“真的吗？那我将来做个英雄就可以跟长生天说话啦！嘿，我就让他给我双翅膀，像海东青一样飞到中原去看看娘的家乡什么样！”

呼韩邪拍拍儿子的脑袋瓜说：“别乱说！向长生天许大愿望可不好，要英雄拿自己的命来换才能灵验。人生在世就活这么一会，你打算丢掉自己的性命要翅膀吗？”

伊屠牙失望地啊了一声，他痴痴地望着天上的那些海东青。嘴里嘀咕着：“猎鹰还是海东青最好！我的两只鹞子只能抓到雀鸟，海东青能把狼啄死呢。大王子郅支的傻儿子蒙迪乌就有两只海东青，昨天我看见他在山脚下放鹰。他不让我玩他的鹰，还骂我是小杂种！”

“胡说！”呼韩邪怒喝一声，吓得伊屠牙和汗血宝马都打了一个哆嗦。伊屠牙仰头看着父亲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的胡须说：“我也骂他了，我说蒙迪乌和他爹郅支都是蠢货，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还告诉他将来我就是休屠部的首领，将来我要让我的部民人人养海东青，把蒙迪乌的海东青还有猎狗都啄死！”

呼韩邪望着天上湛蓝天空中的海东青，它们展翅翱翔，一圈一圈地向高空盘旋，直到变成一个看不清楚的小黑点。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了，便对儿子说：“忘记了？你一直都有海东青。”说完他拍拍儿子稚嫩的胸膛，伊屠牙恍然大悟道：“对啊，我胸口刺着海东青呐！”

“我们休屠部分男女老少，一出生就在胸口刺一只海东青。因为匈奴虽大，也只有我们休屠人有资格祭天！神鸟不能做人的玩物。我们休屠部敬重海东青，从不将它们驯养做猎鹰。在世间只有海东青能飞得最高，它们临终的时候会飞回长生天那里，把人间的信息一并带去。”接着，呼韩邪指着脚下的土地问伊屠牙，“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是因为父王在这里和娘成亲的吧？”伊屠牙笑着说，“我早就听仆人们说过，母亲本来是汉朝大皇帝嫁给老单于的，后来却嫁给了父亲。要是当初嫁给老单于的话，那我现在就是单于的王子啦！”

呼韩邪哈哈大笑道：“真是个傻瓜！你娘如果没嫁给我，哪还会有你！你做休屠部的继承人，做我左贤王的王子还不满意吗？”

伊屠牙明白自己说错了话。这孩子有些不好意思，便从马背上溜下来，跑到山顶上到那些被圆石围起来的祭坛上玩去了。

呼韩邪触景生情地想起往事来：十年前，先贤殁没了大阏氏，便向汉朝求婚。等到汉朝把和亲的长清公主送来后，右贤王乌厉屈却从喝醉酒的汉使那里套出实情来：汉宗室的公主都不愿意出塞受苦，便将皇宫内一位宫女婉儿封为长清公主送来了。先贤弹得知这鱼目混珠的诡计后大怒，便命人驱逐汉使，还命人把长清公主和嫁妆都堆到天坛上焚烧祭天。呼韩邪闻讯赶到，见长清公主稳坐在柴堆上毫无惧意，便问她有何遗言。长清公主正色答道：“我为国家而死，死而无怨。”呼韩邪大为敬佩，便向先贤弹求情。先贤弹冷静下来一想，与汉朝决裂没好果子吃，便顺水推舟地把长清公主嫁于左贤王，倒也成就了一桩好姻缘。

匈奴本无文字，长清公主便教伊屠牙汉语汉字，因此伊屠牙会嘲笑蒙迪乌不识字。长清公主还给儿子起了个汉名为左尘，呼韩邪问其故，长清公主答曰：此名以左贤王官职为姓，而她本是微末百姓家的女儿，一朝被封为公主却要出塞万里，再不能见到故土的爹娘，因此希望孩子不要因为富贵名分而遭遇苦难，所以起这个名字克制一下。呼韩邪知道妻子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每年秋冬朔风起时，塞外的尘土便飞扬至上，随风刮进关内。长清公主日夜思念故乡，希望儿子将来可以替自己回到中原。

“父王，你看这么大的狗啊！”恍惚间，儿子的呼唤让呼韩邪回过神来。他转



头望去，离伊屠牙三十步的草丛里冒出两个铜盆大小的黑色狼头，四只核桃大小的红眼睛烁烁发光。当它们完全立起身子的时候，个头足有大半个成年人高。

伊屠牙被吓到了，他不断回头望着父亲，慢慢地向后挪步。呼韩邪也被这两条遍体黑毛的大狼惊出一身冷汗来——这是草原中最可怕的魔狼！这种狼据说是从长生天坠落到草原上的灾星，它们出现的地方无不横祸肆起、血流成河！魔狼的牙有剧毒，被它咬伤后极难幸免。而人若是误食它的血肉，不是疯狂而死便是变为妖魔。呼韩邪只在年长的巫师那里见过魔狼的皮，未曾想今日却在天坛山顶狭路相逢！

呼韩邪来不及多想，他一边牵马上前保护儿子一边从马鞍前取出弓箭来瞄准魔狼。伊屠牙听父亲的招呼后猛地转身便跑，这时两只魔狼也咆哮着露出尖牙，一前一后地从草丛里猛蹿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声弦响，呼韩邪射出的箭已插进了前面那条狼的眼眶中。中箭的魔狼疼得在地上抽搐打滚，后面那条却毫不退缩地继续朝前扑。就在它的前爪擦到伊屠牙后背的时候，汗血宝马的前蹄已结结实实地踢中它的腰胯，将魔狼直踢出十多丈远。呼韩邪俯身一把抓住儿子后腰的腰带，将伊屠牙提到马鞍上。就在这时，汗血宝马忽然一声嘶叫，猛地向前一跃，把主人掀倒在地！

原来是先前那条中箭的魔狼缓过劲来，跳起来一口咬中了汗血宝马的臀部。汗血宝马吃不住疼，便尥蹶子乱踢腾。那魔狼竟然不顾重伤咬住马臀不放，像贴膏药似的甩不下去。呼韩邪急切地想拽出腰刀，才发觉自己的右臂已经被摔得脱臼，动弹不得。这时候被踢开的魔狼也冲过来一口咬住了汗血宝马的前腿，汗血宝马不愧是千里名驹，在这生死关头还是硬撑着不倒下去，反而跌跌撞撞地硬拖着两头魔狼朝前小跑几步来到悬崖边，艰难地回首望了主人一眼，长嘶一声，纵身跃下十多丈高的悬崖。

呼韩邪知道这是通灵性的汗血宝马不肯让狼伤害自己，拉着魔狼舍身投崖



了。他艰难地紧跑几步赶到崖边，看到下面的汗血宝马和魔狼都纹丝不动，俨然已气绝。他痛惜地叹口气，赶紧回身把儿子扶起来问道：“有没有摔到？”

伊屠牙吓坏了，他只是不停地摇头。呼韩邪一把拉住儿子，忍着疼大步朝山下的帐篷跑去。魔狼万一还有同伴，他们父子二人便要葬身狼腹了！

呼韩邪只听得风声呼呼地灌进自己耳朵，伊屠牙被拉得几乎脚不点地地跑回去。直到几名休屠部的骑兵发觉异常过来接应，呼韩邪才松了一口气：虽然自己只带了不到百名手下，但是这里距单于大营不到一里路，周围的匈奴军马成千上万，想必那魔狼不敢追踪至此造次。

呼韩邪把儿子交给惊慌奔出来的长清公主，回首望着天坛，那里已被晚霞染得一片血红。

左贤王遭遇魔狼的事情很快便传遍了王庭，士兵们聚在一起议论这代表了长生天的何种预兆。而在单于大帐中，头戴金冠的先贤瘫卧在床榻上，听刚出使中原的右贤王乌厉屈禀报详细情况。这位草原雄主年过六旬，曾经的雄心壮志都已被岁月抹平，取而代之的是脸上的层叠皱褶与胸前的花白胡须。这一年来先贤瘫老了许多，背也驼了眼也花了，语气没了昔日的冷酷威严，说话之间夹杂着长声咳嗽，这一切都预示着老单于蒙长生天召唤的时间已不远了。

大王子郅支坐在床榻旁，右臂被吊在胸前的左贤王呼韩邪在稍远处落座，与其相对而坐的便是右贤王乌厉屈。在他们之下还对应地坐着左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温禺鞮王、左右渐将王等等贵族大臣，按照匈奴选择官吏的习俗，这些贵族都是先贤的远近亲属。

在明晃晃的青铜油灯照耀下，乌厉屈先将汉朝皇帝赠送给单于和各王公大臣的礼品清单宣读了一遍。在这期间，女奴们将一些华美的丝绸衣服、名贵珠宝和美食醇酒捧进来请单于过目，并放置于案上。这些只是零头，至于那些还没从

车上卸下来的大宗礼物，还需单于的管家去逐一清点。

右贤王在汇报过程中反复强调，汉军在娄烦和河套地区筑城屯垦并招募诱降匈奴部民等事项。诸位大臣们沉默地听着友邦的这些不友好举措。郅支数次打断右贤王的话，说这正是汉朝不怀好意的例证，直到先贤掸令他住嘴，郅支才暂时安静。

等到乌历屈汇报完了，先贤掸若有所思地问道：“汉帝依旧无子吗？”

乌历屈答道：“的确仍无子，我这次去才知道汉帝又新立了年轻的周皇后，非常宠爱。受召见时我留心察看，此人耽于酒色，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必定是时日无多了。”

先贤掸闭着眼睛琢磨，嘴里喃喃念叨着：“他不过才到中年，看来要走在我前面了？他们刘氏宗族繁盛，找个即位之人也不是难事。”

郅支冷笑道：“这正是长生天对汉帝的惩罚，等到汉室诸侯争位时，便是我匈奴恢复故土的机会。当年冒顿单于打得汉朝俯首称臣的事迹，正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而不是蜗居在漠南苟延残喘！”

先贤掸忽然望向一直沉默的呼韩邪说道：“左贤王何故沉默至今？郅支说机会就要来了，你怎么看？”

呼韩邪答道：“自汉武帝以来，我匈奴国势一直走下坡路，若中原果真大乱，汉人自相残杀的话，可能勉强算是有个机会。不过以目前局势来看，汉朝并无衰落分裂迹象。如果这时候背弃了对上天的盟约挑起战争，恐怕长生天也会降罪于我们。”

“你是说差点吃掉你的魔狼吗？”郅支哈哈大笑道，“呼韩邪，你说如果汉朝守约的话，十年前他们怎么会送一个假公主来草原做奸细呢？”

呼韩邪脸色一变，他严肃地说：“长清公主受过皇帝正式册封，怎么是假公主？十年来她与我厮守至今，从未做过一件为害草原的事情！”



“怎么没做过？”郅支翻着白眼说，“她教唆出一个假汉人，难道还不是为害草原？昨天蒙迪乌被伊屠牙殴打，你儿子竟然还叫嚣要做卫青、霍去病来打不识字的匈奴！”

此言一出，大帐内人人脸色突变。卫青、霍去病是汉朝的大英雄，却是匈奴不共戴天的仇敌。正是此二人多次出塞击败匈奴，夺取了祁连山、河套平原等大片匈奴旧土，才令强盛的匈奴帝国日渐衰落。虽然这已是近百年前的旧事，可是每当匈奴人唱起“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歌谣时无不痛入骨髓！

伊屠牙虽是幼儿，但是提及卫青、霍去病也实属大逆不道，儿子犯了众怒，呼韩邪自然难辞其咎。他一边说：“小儿无知，回去教训他！”一边反问郅支，“大王子是亲耳所闻？”

郅支说：“自然是蒙迪乌说的。”

“胡闹！”先贤掸大喝一声打断了这番争吵，他愤愤地说，“小儿打闹时的戏言，也是可以拿到这里谈论的军国大事吗？”

乌历屈也笑着说：“老单于说得极是。即使伊屠牙真有此言，大家也不必动怒，毕竟他有一半是汉人嘛。”这句话非常厉害，如同暗处放出的一支冷箭般让呼韩邪分辩不得，甚是难受。

“好了，呼韩邪留下，你们先出去吧。”

等众人退出之后，先贤掸问道：“你的胳膊怎么样了？”

呼韩邪答道：“巫师已经给我接好骨并念了咒，过些日子便能恢复。”

先贤掸若有所思地说：“魔狼，距上次我见过之后已经快四十年了。”

呼韩邪问道：“上次老单于见到魔狼后匈奴出过什么事吗？”

先贤掸闭上眼睛说：“我父亲死了，我即位成为单于……”

呼韩邪心里咯噔一下，他安慰单于说：“魔狼不过是妖魔，我明日便去天坛祭

祀，长生天定然会驱逐晦气。”

先贤掸苦笑道：“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怕死吗？”看着面前案上的那些汉朝礼品，先贤掸忽然问：“将来的单于，会如何对待这些东西呢？”

他看呼韩邪不解，便低声念叨：“得汉食物皆丢弃之，以示不如乳酪之美也；得汉衣物皆撕裂之，以示不如裘皮之便也。这是冒顿单于定下的规矩，我已经不遵守很久了。那些美食我没吃过，御酒倒是很喜欢喝，至于丝绸衣服，全在柜子里放着，也从未穿过。我不如你啊，呼韩邪。我从没离开过草原，去看看真正的汉人们究竟是怎么过日子的。”

呼韩邪急忙答道：“大树纵然长得好，离开了土地也只能当柴烧。我们匈奴人和汉人一个游牧一个农垦，去看看新鲜可以，长期居住便不适应了。”

先贤掸摆手示意他停下，然后突然问道：“匈奴与汉，可能长久吗？”

这问题让呼韩邪沉吟许久，他字斟句酌地说：“看人也看天。”

先贤掸追问：“什么叫看人也看天？”

“汉人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看很有道理。”呼韩邪望了一眼老单于，只见他双目炯炯地望着自己，便接着说下去，“有人说我亲近中原，但我毕竟是草原上的人，此生惟愿我匈奴国运昌盛。若如大王子所愿，匈奴可重现冒顿盛世自然最好不过。不过昔日的对手是还未从战乱中恢复的汉朝，现在则是立国近二百年的强盛汉朝。当年匈奴最盛时不过有控弦之士四十万，而目前中原之人力超过我匈奴百倍，财力亦是如此。一旦挑起战事，以我坚兵利马可能会逞一时之快。不过匈奴中会耕种者甚少，占据中原土地也无法经营，只是大掠而去而已。若汉朝愤怒，必将起倾国之军报复。汉人无需占据整个草原，他们只要选水草丰美之地筑城，以屯垦养活驻军。将我匈奴逼迫至苦寒之地，到时牲畜无以蕃息，铁骑不复存在，亡国便在须臾了。更何况现在归降汉朝的匈奴部落已有数十万人，汉军中早已有不少匈奴战士。开战之后对方知己知彼，当初霍去病出塞便是

凭借骑兵取胜，至今匈奴积弱久矣，还可盼望以轻骑侥幸取胜吗？”

先贤掸微闭双目一声不吭，让人弄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在听。可是呼韩邪一停下来，他却立刻问道：“说完了？”

“还有。”呼韩邪长吸一口气说，“目前汉帝无后，若是天助我匈奴，汉朝诸侯纷争内乱不已。则必有诸侯引我为外援，到时便可以匡扶汉室为名出兵收复祁连山故地，招募汉朝边民善加抚恤，令其为我屯垦。进而养蓄士马，徐图中原。若中原无变故，窃以为万不可毁盟攻之，以弱击强，后果不堪设想。”

呼韩邪讲完之后，看着先贤掸眼中的亮光，知道自己的主张是合乎老单于心意的。便放下心来，端起铜碗喝了几口羊奶。却不料先贤掸忽然说道：“我死之后，你为单于！”这句话令他大惊失色，把一碗羊奶都打翻在地上。

先贤掸微笑道：“怎么？左贤王不敢担当这个重任吗？”

呼韩邪拜倒在地上说：“我断无此野心，去谋取单于大位！”

“你当我是在试探吗？”先贤掸厉声说，“呼韩邪，我命你来龙庭可不是让你祭天，这次就是要召集各部大臣确定接班人。”

呼韩邪叩首道：“俗话说疏不间亲，老单于自有儿子却传位给外甥，恐怕人心不服啊！”

先贤掸道：“你若是还认我这个舅舅便起来说话！”呼韩邪战战兢兢地坐回到凳子上，听老单于继续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郅支是我的亲骨肉没错。可惜这个孩子头脑简单，一心幻想着做冒顿那样的英雄。谁不想做英雄？但时代不同了，效仿前人只能招致灾祸。你说得很对，以前是汉弱我强，现在是汉强我弱。除了汉朝之外，乌桓、羌人之流也对我匈奴的地盘虎视眈眈。要选一个能看清局势的单于出来，我匈奴才能继续在这草原上站得住脚！”

呼韩邪犹豫着说：“历来单于都出自屠各部，若老单于选我这个休屠部的继承，只怕众人不服。刚才右贤王还说我儿子有一半是汉人……”

“你当他在放屁！”先贤掸愤愤地骂道，“乌历屈是条毒蛇，我看得出来。他野心很大，郅支这傻瓜被他指使得像个木偶！说什么一半是汉人？我母亲也是汉朝的公主！”

说完这些话后，他激动地大声咳嗽，呼韩邪连忙上前一边给他捶背一边问：“大王子郅支一向与我政见不同，这件事情怎么向他说才好？”

先贤掸叹了口气说：“怪他自己太不成器了，也怪他生错了人家。他若是生在百夫长、千夫长的帐篷里，想必是可以做个好武将，但他不是做单于的材料！呼韩邪，我要你对长生天立誓好好对待郅支，将来让他做左贤王，不要让我断了血脉啊！”

呼韩邪听罢便跪下发誓说：“长生天在上，我呼韩邪若做了单于，定要善待自己的兄弟郅支和他的后代，让他们的富贵如黄河一般长流不息，让他们的尊荣如北海一样浩瀚无边。若有假话，天诛地灭！”

“好，好。”先贤掸连连点头，不觉从眼角渗出老泪来。他和呼韩邪都没发觉的是，在帐篷外面有一个女奴把他们的对话听得真真切切，她是乌历屈的人。

呼韩邪怀着惊喜和疑惧交织的情绪回到自己的营帐，一进帐篷他便看见长清公主正在等着自己，伊屠牙早已经在老侍女怀里睡着了。

“都是你带着儿子乱跑，还差点叫狼给吃了！”长清公主立刻埋怨了丈夫一通，她还告诉丈夫说：“你不在的时候，俄琰儿抱着儿媳妇来看我了。伊屠牙还不知道给自己定的娃娃亲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劲地嫌弃那个刚满月的小丫头海迷失哭闹烦人。”

看着呼韩邪一副没有留心听自己话的样子，长清公主感到丈夫神情有异：“出什么事了，老单于怎么与你谈了这么久？”

呼韩邪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婉儿，老单于要我做继任的单于！”